

## 許多不知道

辦公室裡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接近忠孝西路的路段

許多德，姓許，名多德，大家都叫他「許多」。許多今天早上有些恍惚。

早上八點不到，許多一夜沒回家，直接到公司。他按了密碼鎖，走進晦暗的辦公室，一邊往裡走，一邊開燈，啪，啪啪，啪，天花板上的日光燈一叢一叢的排管爭先恐後的趕在他前頭亮起，他逐著燈光邁著大步直直而入，步伐輕快，被一種自我良好的感覺往前推動。但一夜沒睡，痠痛緊繃的頸背又像是五爪鐵勾，把他整個人往後抓。許多一到自己座位上，發現頂上那叢日光燈管也彷彿熬了一宵，掙扎著撐開眼皮，透出朦朧的一絲光，隨即沒力的閉上，掛在天花板上直似光棍，沒一點用處。就這樣在微暗不明中，許多拉直了腰半躺在自己的辦公椅上，一隻手擱在小腹，另一隻手摀著眼睛。他好想回家洗個澡，洗個冷水澡讓自己回回神。他滿腦門還像剎車鬆脫、往前急衝、抓也抓不穩的機車，急速、猛衝的快感，急速的驚慌，通通在他大腦迴路裡翻攪。他就是不敢相信昨天晚上的事就這麼發生了，但自己怎麼就……唉……一整夜他都沒闔眼，人直挺挺的躺到天亮，一整夜他額頭髮燙，只想起床灌一杯冰涼的白開水，他根本連翻身都不敢，怕又碰到她……

事情要從前天禮拜三下午四點多說起。從那一刻開始，許多身上好像裝了時間加速器，他兩隻腳像卡通影片裡的自動滾輪一樣，帶著不由自主的他一會兒奔向東，一會兒衝到西。他不由自主，但他是多麼心甘情願的不由自主，事情的進展完全比他自己能想像得出來的更美好。呃，說起來還不都是因為美毅的一番好意。

美毅是他辦公室同事，許多三年前到專門出版電腦叢書的公司上班，就一直坐在美毅的斜對角。美毅雖然比虛長四十的許多還大上幾歲，但她保養得宜，一點也不顯老，有時嘴角一嘟，還頗有魅態。主要是她個性俐落、有擔當，待人處事有些棉裡針的手腕，但又扎得人服服貼貼，不像其他年輕的女同事整天嘍聲嘍氣，和人交接就只會小心眼的算計，一些成熟的男同事雖然喜歡跟這些嬌嬌女嘴皮子上逗來逗去，卻最愛和美毅正經的談公事，幾句話過招，就一心等她臉色微愠，等她嬌嗔的勾人眼尾從他自己嘴皮上的鬍渣輕輕掃過。有人更愛在美毅走過之後，暗暗瞄幾眼她裹在絲質窄裙裡肉乎乎而搖曳生姿的屁股。

說也奇怪，許多總像有意錯失這種暗地裡嘗甜頭的良機，而且其他男同事這種詭異而有色的眼神也總讓他生厭。大概也是和美毅面對面坐在一起的關係吧，他反而比較常在她忽然抬起眼皮時，看見她沒有旁的心思的清澈目光。許多其實不是故意一直盯著專注辦公的美毅看，他只是習慣沒來由的這樣望著，在看財會報表的空檔抬起眼睛，目光失焦的停頓在不遠的前方，有時恰好就落在美毅的眉間。美毅偶爾不經意抬起頭，就會撞見許多兩隻看似忠心小狗的眼睛，在短暫對望的眼神中，誰也沒有想到裡面可能會有什麼情愫。

所以，許多一點也沒意料到前天下午她一抬起頭，在兩人四目相對的剎那，她會連清個喉嚨、咳嗽一下，或是加個發語詞都沒有的就直接了當的說：「我幫你介紹女朋友。」說完還立刻拿起電話，打給她一位一表三千里的姑表妹，然後以海嘯呼捲而來的速度安排了當天晚上的三人晚餐。許多心裡想，天吶，是不是哪裡地底的火山爆發了。

只是這頓晚餐的事不提也罷。那位姑表妹模樣水甜甜，前菜吃得彬彬有禮，主菜吃得有禮彬彬，哪裡曉得上到甜點的時候，美毅也不過是順著話頭說：「那我讓許多自己跟你聯絡了」，這位姑表妹卻把才要塞進嘴巴的紅色小櫻桃取出來，放回水晶杯那一杯十幾二十顆想必也同是姑表堂表的紅櫻桃裡，然後幾乎驚聲怪叫起來：「哟，誰會看他上眼！」許多登時臉色漲紅，他又尷尬又羞愧，當然也有點冒火。但他還是維持紳士，端端坐著沒動，只看著他自己桌面上沾了幾滴蕃茄醬的紅色污漬，很想去擦掉它。他從玻璃桌面的反射看見姑表妹敗興的離了座。他順著一抬頭，猛然一口酒氣混著各種難名的情緒衝上了他喉頭，許多真不想將它再吞嚥回去。

美毅當然是—直跟他道歉。「唉唉，她就是這麼糟糕！」許多也不明白自己怎麼會像是內燃機爆衝—樣，哈著—股酒精味，順順當當的把話直接說了出來：「其實我喜歡的是你！」

## 火山爆發

南美洲厄瓜多共和國南部東谷拉瓦火山十七日清晨爆發。東谷拉瓦火山海拔達五〇二九公尺，距首都基多南方—三五公里。沈寂八十年之後，一九九九年開始從眠火山變為活火山。東谷拉瓦火山這次爆發後噴出大量岩漿、碎石和灰塵。（美聯社）

然後就是昨天了。昨天吃過午飯，許多在無人的辦公室正翻到報屁股這—條無關緊要的國際新聞時，美毅腋下夾著她粉紅色的珠珠包走進了辦公室。她淺淺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偏著頭好像在想著什麼。四下安靜了好—會兒，她突然開口對許多說：「晚上到我家吃飯吧！」許多擱下報紙，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她知道他聽懂了。見他—直沒動靜，她又說了：「好嗎？」

騎摩托車從陽明山馬槽路段—路放空檔飛也似的滑行下來，差不多也就是這種感覺吧？可惜許多從來沒有機會這樣試過。即使去試了，他比較可能的反應是—路緊緊抓著煞車把，把車子捏得吱吱叫，還隨時伸長右腳，準備好加強緊急煞車需要的摩擦力。就這樣，這天整個下午他都非常無措的做著這件事，煞車，煞車，煞車，晚上跟著美毅回家的時候是，在巷口小日本料理攤吃過了晚飯、喝過了溫熱的清酒還是，—起坐在客廳裡六神無主的看電視的時候更是。等到她輕描淡寫的說：「坐會兒，我先洗個澡」，許多簡直想跳下摩托車，跪下來感謝上帝。還好，他沒有。還好他怎麼也坐不住，只像是上了發條似的在客廳裡無聲的踱方步，才會在走到東南東偏西方的時候，看見浴室門沒關，透明的水花沖刷著她赤條條的身體……她，她，她，她到底她想怎麼樣她？是怎樣啊？就是這樣嗎？啊？真的真的嗎？許多—直昏頭漲腦，腦子裡問號—個—個冒出來，他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成了四隻手、四隻腳的爬行動物，他好像還聽見哪裡遠處醞釀著—聲悶雷，嗯嗯哼哼的彷彿有什麼要爆發。是—座火山吧？許多昂著頭，等待火山。只是，只是，許多弓著的身體—直像個得不到答案的問

號。

唉，火山。許多一隻手擱在膝頭，另一隻手遮著眼睛，在辦公椅上坐直了起來，他有點緊張待會兒美毅來上班，兩個人該說什麼。有各種開頭的第一句話在他心裡反覆琢磨，他修飾句型，他練習語氣，他斟酌表情，還有眼神……他越想心跳越急，他忽然覺得自己果然有點喜歡美毅。是不是他昨天藉著酒意噴發出來的那關鍵的一句話，是來自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深的內在渴望？不管怎樣，他等一下一定要鼓起勇氣再跟她約一次……唉，但他身上還有昨天的汗臭，剛剛真該先回家洗個澡。

美毅一直沒出現，說是請了病假。一聽說她今天不來，許多先是小小鬆了一口氣，他想這樣他有時間從長計議，只是要不了多久，他又患得患失，他告訴自己畢竟她是女人家，他是不是該表示關心，主動跟她打個電話。這個念頭又像鬼一樣，在他心裡飄過來、盪過去。好在在魂魄要出竅而去的關頭，總務主任一個交代又讓他把魂都召了回來；主任臨時找不到美毅保管的印製廠商比價單，要許多打電話問一聲。許多一隻手巴著話筒，一隻耳朵黏著聽筒，那頭電話鈴響的時候，他聽得最清楚的是自己的心跳，心跳如果可以傳導，她床邊的聽筒會被震得落地。但是沒有，聽筒一直好端端架在話機上。

從南京東路二段往三段行進的摩托車上

禮拜四那天夜裡，她是不是這麼回了他一句：「也許」？

不過是隔了一個白天，又隔了一個晚上和早上的事，許多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想不起許多細節。他連自己是不是真的壯了膽問了：「還可不可以？」之後才聽到她幽幽的說：「也許」都不敢確定。他知道自己那時躺在她身邊，一直想像著自己翻起身來，輕輕扳著她的肩膀，不眨眼、不喘氣、不發抖，鼻子迫近她雙眼，深情而堅定的說：「下次會好一點」，或是說「再一次你不會後悔」，甚至是「以後習慣就好了」這種帶點粗氣、卻顯得英雄的話。最後他彷彿記得自己用一種模稜兩可，卻又進可攻退可守的半個句子，問她：「還可不可以？」他想，這麼問像是問今天的表現，又像

是問可不可以有下次，口氣調配得宜的話，一來還可以表現他對她的尊重，再來也比較像他自己平常說話的口吻，雖然有點沒自信，但充滿善意與溫情。他喜歡充滿善意而溫情的自己。

但他自己到底說出口了沒？如果他沒問，怎麼會彷彿記得他看著她的背，彷彿聽見她像遲疑、又像應允的低低傳來一聲：「也許。」他記得他當時認真看著她頸子後面靠近髮根的地方有一大一兩顆浮凸的痣。他從來沒這麼近看過女人身上的痣，還有頸後細細的髮毛。也許她真的說了「也許」——「也許」也許就是說也許有下次，所以他那時候才會那麼想湊近她脖子去吻那兩顆痣？

也許？也許？也許！真的嗎？要說許多禮拜六下午這時是衝著這個「也許」跨上摩托車，讓他真的有勇氣找去美毅家的也可以。一股莫名而帶點甜美的衝勁讓他忽然壯起了膽，決絕的跨上摩托車，幾乎是闖了紅燈的穿越他出門遇到的第一個十字路口。要問這股衝勁哪裡來，其中有部分原因也許是怕熬到禮拜一，週六週日漫長難耐不說，到了辦公室，隨時有人走進走出也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說話。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經快受不了自己了，他想美毅都這麼放得開，這時候他自己還有什麼好扭捏作態的。而且他想只要他再跨一步，一切都可能成真，只要他再費點力往前探一步，他幾乎就可以把他的手來回的在她的頭髮裡梳理，一縷一縷的髮絲在他手指間流過，像捕風，像捉影。像一股電流全身竄行。他要他要他要，他現在就想再要。他一定可以做得好。他想得自己全身的毛都撐了起來。連指頭都微微有漲大的感覺。他忍不住看看摩托車照後鏡裡的自己，他還以為連頭上的短髮都一根根剛直的豎立著。

他心裡沸騰得連自己都覺得好笑了。哎，不能這樣，自己都算四十了，早該有不急不躁的成熟表現。

四十。風迎面灌來，他幾乎一口氣要哽住了。四十。他其實只有很簡單的夢想。像是他直挺挺的躺在美毅身邊那晚，有那麼一會兒他好想請美毅把頭壓在他胸口，聽聽他心跳聲。他自己覺得這樣很浪漫。他想他胸膛厚實柔軟，心跳如海潮，給人一種恆常而可以依賴的感覺。如果美毅把頭抵在他胸前，她過肩的頭髮在他光潔的心口上披開，然後想像他的心跳怦怦怦強有力的鑽入她耳膜，他會讓她數二十五、三十三、四十八、五十、七十二。不，他的心跳每分鐘只有六十七、八。他有空沒空就會自己量一下。他又想到「心跳如海潮」，他很喜歡這個詞，是有一次他枕著自己的手臂忽然

聽見像海潮的聲音，心裡忽然冒出了這樣的形容。可惜他很少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他要請美毅把她耳中聽見的心跳描述給他聽。她會怎麼說呢？他想不出來。他只是想到如果她耳朵貼在他胸膛，如果她完全放鬆，讓頭部的重量壓在他身上。頭的重量，身體的重量，還有——她胸部的重量。沈重重的，像是海邊安穩的大礁岩，具體而真切，一種飽滿的感覺，所有的感覺他都可以從自己身上感覺到。在他以前掛空的想像中，從來沒有想像到重量。一個女人的重量，又重又輕盈。下一次，如果有下一次，他要美毅整個人把全身重量放下，平躺在他身上。

許多腦海裡還不息的翻騰著細碎的波浪，忽而起，忽而落，但雙手雙腳卻不自覺的被眼前的紅燈所制約，思想迴路並沒經過大腦，便自動停下車，連他自己都還搞不清自己正握著車把，無所然的看路上車來車往。他好像一直在夢中。他愣了不知幾秒鐘，忽然聽見附近某處傳來唧唧啾啾的鳥叫。唧～唧～啾～幾長聲，在聲音尾端又捲著滾邊似的一串更尖細的呼唱，像要一再拔高往天堂極樂之處去。這是求偶的鳴聲嗎？但聽不見別方有應合的迴響。許多想看看那隻鳥，他抬起頭，前後幾座高樓陽台上四處張望。他看不見哪裡有鳥籠。像是鳥籠的鐵窗倒是到處有。許多望著高樓一個一個的窗，新聞裡說這個是百萬單身人口的城市，另外還有百萬的已婚人口陸續會走上分手之途，是不是每個窗裡都關著一隻或兩隻鳥，各自企求著在鳥籠之外找到真正的合鳴。不知道躲在哪裡的鳥又孤單的唧唧啾啾叫了幾聲。

紅燈轉綠。許多才要踩油門，一對小情侶兩人手相牽，急不隆咚的飛奔過馬路。十七八歲的男孩跑在前面，拉著女孩，裙角揚起，在他後面緊緊相隨。兩人那樣十指密密交握，相互與共的那個感覺，讓許多心裡一陣欣羨。就像這樣。對美毅，他希望的其實最終也只是這樣，一種純情。他不知道要怎麼描述他所希望的純情，他也四十了，不會天真的相信愛是沒有條件的這種完全精純、沒有任何雜質的愛。像這對十七八歲的小情侶也許可能有，四十歲就根本不用說。但在許多的想像中，所謂純情至少是對方儘管不完美，而且一定不完美，也願意以他為中心，周圍築起一幕幻景，這幕幻景會是自己一切生存價值的依據。許多急著和美毅變得更親近，他覺得自己已經為她準備好了。

她呢？她會想要什麼呢？他並不瞭解女人，這時候最不瞭解的當然是美毅。許多其實一直不懂美毅為什麼會有前晚的提議和舉動。她一向不隨便，怎麼看也不像是會飢

渴得勾搭男人的女人，他知道她離過婚，目前應該是沒有男朋友，而且她是那種看來自信而沒有缺憾的女人。她怎麼會被他自己那天晚上沒什麼威力的訴求就打動了呢？他當時儘管順著一口嘔氣提出，但沒三秒鐘之後，他為自己竟然魯莽的說了這種話而困窘不已，他想自己又一次把自己置於更不堪的境地。哪裡想到美毅會有後續的反應？難道她早就留意著他？可能嗎？還是她同情他？在辦公室，他總是那個最老實而最壓抑的人，她和別人一樣都看在眼裡了？或者是，難道在別人看不見的時候，她也寂寞嗎？

許多跟自己說不要胡思亂想了，但腦子哪裡管得住，它一下子又跳接到幾個禮拜前的一個下午，也忘了那天是為什麼辦公室裡幾個女生都聚擁在美毅桌旁，新瑛、麗玉、玲宜、萍惠這幾個涵蓋二十、三十、四十等年齡層的女生，聒聒噪噪的議論起男人，好像數落男人醜態一樣的連珠砲四處響起。「那種鼻毛外露的」、「那種汗臭很重的」、「整個褲腰都壓在大肚子下面，還要不時扞著兩手去拉一把，身體還跟著拽動那麼幾下。好噁。」「這算什麼，那種說話時，眼睛不看你，卻老在你胸前來暗暗瞄去瞄的，才教人想吐。」「是喔，那種敢大膽盯著看的，還以為自己有膽，有男人氣概的，也沒有好到哪兒去。」這裡你一言，那裡我一語的，許多根本也不知道哪句話從哪張嘴裡冒出來。好像女人要討伐起男人，兵來將來、磚來土來什麼都擋不住她們口水淹來。許多唯一能用來掩護自己沙包是，他一邊聽著一邊檢視自己，自己好像從密密噴灑的噴泉中躲過，心裡偷偷慶幸自己好像都沒有她們嘲笑的這些毛病。而且他還記得美毅——他想就是美毅沒錯——在她們陣陣笑聲之後，還先帶著笑意嘆口氣，然後一副見多識廣的下結論說：「男人只要沒有這類毛病的就能算是好男人。」許多一時捉摸不到這話到底是諷刺還是講真的，其他女生此起彼落的聲音立刻壓了過來：「這也太慘了吧！」、「美毅姐，別嚇我們了。」許多這時努力回想，也還是無從追想那時候到底美毅是什麼樣的口氣、口氣中是不是流露了什麼心態、心態裡是不是又預設了某種立場，才會說這種話？「男人只要沒有這類毛病就算是好男人」。他忽然覺得他對美毅一無瞭解，她一句簡單的話，他都感受不出來那話是怨氣？是落寞，是譏諷？還是莫可奈何，她早就準備好接受現實？種種的解釋都好像可能，也都不可能，許多實在無從捉摸起。但他突然想到，是不是美毅在說那句話的時候眼睛有那麼一會兒從他身上虛虛渺渺的飄過去？是不是？唉，說真的，他完全沒印象。

但那個小皮夾會不會就是個暗示？上個月吧，她中午出去吃飯回來，不知道從哪兒得了一個還頗新的深藍色小皮夾，一回座就輕輕丟到許多桌上，說：「喏，給你。」——還是說了「送你！」，許多也記不清了，他甚至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謝謝她的。喔，他好像隨口問了一聲「哪兒來的？」，她彷彿也只有聳聳肩回應。小皮夾這時還在他辦公室抽屜裡。他沒丟，是想也許哪天用得上，倒不是因為美毅的關係才留下來。這件事當時就這樣過了，可是現在好像仔細想來，也許有特別的深意，他怎麼就那麼粗心，什麼都沒注意到。

她可能喜歡自己嗎？許多想得入神時，突然覺得哪裡彈來一團小紙頭之類的東西擊中了他的右前臂。但說痛不痛，摩托車繼續前進，他沒想到要停下來察看。可能只是路上噴跳起來的小石子。是嗎？她可能喜歡的是自己？許多循著自己的思路繼續前進，不想小紙頭又彈來射中了他左手上臂。噫，什麼呀？一個小黑影從他眼前掠過，正想看清楚是什麼，又一團紙球打在他右臉頰上。許多降下車速，四面八方張望。這裡沒路樹，四周樓房窗戶緊閉，看不出個究竟。他乾脆把油門一催，像躲著什麼似的，往前直衝。這個世界從來都對他有惡意，許多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就會這樣想。

路一轉，但他心思還是沒轉圓，三拐兩繞又回頭想：說真的，她可能喜歡自己嗎？許多一再這樣問著自己，好像藉著一再追想，就會有靈思開竅，答案顯明。只是剛剛被一攪，這問題卻讓許多越想越心虛，好像剛才手臂上被一擊，戳出了個小洞，氣都吁～吁～吁～的洩光了。而迎面灌來的風當然也不可能有什麼打氣的效果。

醒腦的效果也許有。不行，不能這樣。應該是直直灌來的風讓他人清醒了。他想，他還不想死心。他想，也許他該說服自己相信這件事。一切不都只是人心裡自己在想的！何況，應該還是有些蛛絲馬跡可循的。譬如……譬如……，譬如什麼呢？想想為什麼從頭到尾她都是主動？主動邀約不說。連最後關頭，在她家，她都不是那種半推半就的。而且要不是她主動，他大概會一整晚屁股黏在沙發上不敢動彈。他仔細想，她的主動好像是從頭到尾不帶半點勉強，好像她不知道已經演練了多少次，把一切細節計畫周詳，整個過程如行雲流水。真的，主要還是他一點不覺得她是勉強著自己這麼做。如果她只是出於善良，要補償他、慰藉他，他想自己一定可以察覺哪裡不對勁。但沒有。而且她還顯得有一絲柔情密意。雖然沒有比一絲再多一點。

許多回想那晚。她說了一聲：「來。」他便跟著進了臥房，不安地隨著她在床邊

坐下來。她放柔了眼神，不鬆懈地望著他，目光專注，好像在探詢，好像等著他回應。就是因為這樣他才像是受了邀請似的，將眼睛暫且擱在她鼻梁上方和下眼瞼之間，在兩者之間有點無所措的跳動。她還伸出手，輕輕順著他的頭髮來回撫摸，眼睛一直不離他的眼睛，甚至眯眯著眼，若有似無的帶有一點春情的笑意。最主要是，她五指如帶了正負兩極的電，啪嗒一交錯，電流一陣陣在他身體裡竄動。她的手順著滑到他的手臂時，他是真的著了火。

這一切說明了什麼呢？許多覺得也許她從前有過很多經驗可以解釋她這一切舉動。從容可能是經驗造成的。主動也很可能是。但那多出來的某種纏綿的感覺，光從經驗是醞釀不出來的。他自己是這麼相信。而且，在那一刻，他完全沒想到要把眼前這個美毅和辦公室裡的美毅連起來。因為完全連不起來。許多想，一個人能夠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那只有一個原因——出於——出於——唉——出於——他說不出口，但他多麼希望是。

的確，那晚的美毅不是他以前認識的美毅。他從沒想過她會有某些舉動。像她洗完澡出來，身上穿著日本式青布長衫，還抬著一隻手握著頸後一把已經擦得半乾的頭髮，順勢往髮尾一拉，拉下了幾根髮絲，握在手中。她往窗邊走去，開了窗，甩甩手，把頭髮往外拋。她關了窗，回頭走向許多時，只輕輕笑笑說：「給小鳥做巢。」許多因為一直處在過度亢奮而當了機的狀態，她說的、她做的，都像罩著霧從他眼前飄過。他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也不知道怎麼接話，只是應聲看了她一眼，又不安的避開眼神。

「我是說頭髮。」

「喔。」許多語調平平，因為他不知道要什麼語調才適切。他甚至不知道她這句話是接上句話。

然後，美毅手拿著梳子靠過來坐在他身邊。他轉頭看了她一眼，又無助的把頭轉開去，看客廳沒開的電視幾乎將整個客廳收納在灰黑的螢幕反光中，模模糊糊的倒映著他和美毅兩人不遠不近的身影，像一個家庭的小模型。兩人就這樣坐了十來分鐘，沒說一句話。他望著螢幕，癡癡想出神，相處日深的一對夫妻大概都會有這樣的日常吧。他看見她在動，她揚了揚頭髮。他從螢幕倒影中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他不敢轉頭看她真正的表情，也猜不出她會有什麼樣的表情。他知道她梳了一會兒頭髮。他又

看她手裡握著一把落髮往窗戶外拋。看她這樣，他心裡只想，她頭髮會不會掉太多了。是到第二天一早，又見她梳了頭又把頭髮往窗外丟，他才頓時明白這是為了讓小鳥把頭髮銜去做巢。喔，他從沒想到她心思這麼細膩。他知道她心思細，處事周詳，但這不同。他是不知道小鳥會不真的會把頭髮銜走，但他自己就好想這麼做，用她身上的美好來築一個巢，兩個人共享的巢。

前面再拐個彎，就到了美毅住的那條路。從和平西路到中興街，這一趟橫跨了整個台北，不想騎著騎著沒多久也就到了。最後的彎一轉，許多剎時心頭一緊，莫名其妙的緊張起來。這樣突然到訪，不知道美毅會怎麼想？萬一她根本不想見到他？萬一她開門一見是他，登時臉色大變？萬一她找各種理由推託，說沒有前夜那件事？萬一他自己不知所措，失了態？在一排門鈴之間，按下寫著「三樓七室」的門鈴的那一刻，他簡直像是腳跟浮腫了一樣，無法用力著實的踩著地面。兩秒鐘一過，不見反應，他簡直像得了特赦令，心頭一寬，憋了一會兒的鼻息，終於得以呼吸一口氣。他心想，先回去吧。總還會有下一次機會。下一次再從長計議。但他心思一迴，又想不行，不能老是輕易放棄。誰曉得，他心臟還撲撲跳，指頭卻不聽使喚的又長聲按了一次門鈴。世界停頓了三秒鐘之後。對講機裡傳來一聲：「喂？」許多先以清喉嚨開始：「ㄌㄌㄌ。」「喂喂？」許多迫不及待的說：「我是許多。」

「許……啊，許多……你等一會兒！」

「喔！」

「哎呀，好啦，你先上來吧！」美毅語調顯得有點急。

許多在走上三樓的樓梯時，心裡想：至少她不是問：「有什麼事啊？」，或甚至是直接說「我現在不方便耶」，一句話趕走他這個不速之客。這算是好兆頭。

到了三樓，只見走廊底部的美毅家大門虛掩，許多從門縫往內瞄了一眼，沒看到人。他還是舉起手輕輕敲門。但他太緊張了，力道抓不準，扣得不夠深，指彎只略微碰觸到木門，有聲而無響。這時候裡面還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更加壓過了她的敲門聲。裡面好像有個年輕的男生說：「不急啦，下次來再拿好了。」「那這件乾淨，穿這件走吧。」這是美毅的聲音，她好像還是口氣有點急。許多悶聲不響的聽，彷彿聽見一陣繫著扣環皮帶的輕微金屬碰撞聲。突然，美毅和那個男人拉開大門，和許多三人六目面面相覷。

這個男人高大偉岸，三十歲有了吧。他足足比許多高出一個頭，身上就一件燙得筆挺的純白襯衫，沒紮進褲腰裡，和一條黑得幾乎發亮的緊身皮褲。黑白兩色把他方形稜角的下巴襯托得非常有雜誌封面男模特兒的味道，沒有過火的新潮的感覺，而且顯得斯文。不知道是他形象造成的錯覺還是什麼的，許多覺得他聞到了一股男性香水味帶點威脅意味的竄進他鼻孔裡。

「你好。」他先開了口。但沒等許多說話，他又對回頭美毅說：「那我走了。」然後就大大一步跨下樓梯。他和許多擦身而過的那一剎那，許多確定他身上抹了香水。許多看他抓著扶手的左手指間有個戒指，這才注意到他手上什麼也沒拿，好像就住在樓下或是隔壁似的。

許多跟著美毅進屋以後，美毅讓他坐在客廳。她說：「你先坐一會兒，我等一下就好了。」便進了浴室去。浴室的門緊緊關上，裡頭沒動靜。

許多不只提著耳朵聽，鼻子也銳利了起來。香水味在客廳裡浮動，時而濃厚，時而淡。他想他也許在某個位置待得久一些。這人到底是誰？鄰居？朋友？親戚？可能是她兒子，年紀和美毅沒差那麼多。何況據他所知美毅沒有兒子。或者是跟他一樣，同事，以前的同事？情人？可能嗎？他眼睛自然而然的往右手邊關著的房間門看過去。他真想知道裡面是不是也有香水味。

也許是下午陽光過於明亮，屋裡明晃晃的一片，但在雲遮日影時，從窗戶透進來的光便頓時暗了下來，顯出對照特別強烈的明暗效果。亮喇一下的來，暗喇一下的走，而且兩相像長齊了腳的千足蟲似的，整齊畫一的從左往右巡過一圈。這日光簡直像探照燈，在屋內搜索。許多也由左往右看看了四周，覺得在日光下氣氛完全不同於前日在昏暗的晚間，那時那種氤氳、裊繞、就要纏綿了……讓人心中如潮騷動的感覺現在全不見了，現在換成了一股浮盪、懸疑、猶而不決，讓人不能痛快的感覺。

許多忍住一口氣沒嘆出來，他在沙發上落坐，不自主的挪挪屁股，不意發現自己正對著電視機，就像他前天晚上坐的位置。在同一個位置上，許多看見螢幕中一樣有自己的模糊影子，比他自己顯得更孤伶伶。另外半邊缺了美毅的身影。

美毅笑盈盈的端來一杯柳橙汁。許多不知道她什麼時候進了廚房去，但只覺得她今天這樣扭著腰走路，怎麼扭得這樣火。她說：「很熱啊！」放下杯子，又進廚房去。許多看著她披散在肩後的頭髮，髮絲似乎有點亂。

美毅端來第二杯柳橙汁，落坐在斜放一側的單人椅座裡，人沈默著。她只是一手抱胸，一手持杯，略微拉開嘴角笑笑，自顧自的喝一口柳橙汁，把果汁久久含在口中。

許多覺得自己該說些什麼，但他以為美毅總會開口問他今天來這裡的事由。他想還是等她問的好。但美毅就是沈默著。許多見她深深靠在椅背裡，看起來很安適，好像品嚐什麼激昂之後的寧靜。

「我要去一個地方，正好經過你家樓下，就……」許多沒辦法把句子說完。

美毅好像不期待他說明什麼。

許多掙扎著再說幾句話，也許在努力的把話轉接到他原初的來意上。但他這時覺得美毅好陌生，不是他辦公室那個同事，也不是前天和他相親的女人。她就是一副穩穩當當的在自己的家中當女主人的感覺，在自己宇宙的中心裡。許多心頭毛躁了起來，又搔頭，又推推眼鏡，一手直在大腿上磨。手心也許都出汗了。飄飄渺渺的香水味，又竄進他鼻孔。

「我通常是自己榨新鮮柳橙，今天是買瓶裝的。也還不壞。」美毅語調清亮的說。

「喔，果汁！」許多好像是好不容易收到一個指令，端起杯子也大大喝了一口。

「好喝！」

「這個牌子標的是純度百分之七十五，感覺真實一點。那種標百分之百純的，哎，誰相信。」

接下來，許多像是毫無招架之力似的，隨著美毅繞著類似果汁、養生食物、運動之類的話題打轉。兩人就這麼搭搭唱唱的扯了十幾二十分鐘，但大部分時候許多只能嗯啊哈的，偶爾插上幾句附和的話。其實他也聽得有點漫不經心，心裡一直琢磨著別的事。

不想美毅突然站了起來，她說：「不好意思，我得出門了。」

許多先是沒聽懂一樣的愣了一下，隨即意會過來，急忙說：「喔，那裡那裡，是我冒昧，打擾了。」口氣有點低聲下氣，簡直像對待一個大客戶，交易雖然做不成也得畢恭畢敬。

臨出門前，許多一眼瞥見了放在大門後方的一把細長的掃帚，看得出來在綠色的

帚毛上盤捲著不少糾結成團的塵，和髮絲。一眼就夠了，許多心裡立刻明白那些髮絲都髒了。許多跨出門檻，跟美毅說再見的時候，神情看來有點憂傷。

「有什麼事，我們辦公室再說吧。」美毅對要走下樓梯的許多說。許多回頭再看她一眼，臉上勉強擠出來的笑容更加慘澹。

### 接近和平西路一段一棟公寓的二樓

很多人都說，一趟路常常是回程比去程來得短，去的時候漫漫長路，目的地像是永遠在遠方，往回走的路途卻往往在不經意間便走完了，好像自己原來也沒走得自己以為的那麼遠。許多這時候特別能體會這種說法。三彎兩拐，他已經回到了他熟悉的生活圈，他買日用雜物的屈陳氏、他禮拜天早上會特地走一趟的豆漿店、他無聊時會逛來看看櫥窗內的高級成套廚房的展示……這些他習慣的風景、習慣的軌道與步調。他習慣了的人生。在此之外是一片荒原。許多放慢了摩托車的速度，反正家裡沒人等，他一點不急著回家。

最後一段路了，穿過巷子就回到家。但他拐進單向行進的小巷裡，一輛大貨車堵住了整個車道，正要卸下滿櫃貼滿雙喜字的家具，不知道還要堵多久。許多乾脆下來把摩托車牽上右側狹窄的人行道，緊緊挨挨的靠邊走。越過了大貨車，再把摩托車推到巷道上時，許多看見人行道凹處直挺挺的躺著一隻麻雀，死了。牠腹部朝上，對著沒有雲彩的灰暗天空，小爪子緊緊抱在胸前。

這天晚上，許多睡不著。他躺在床上，一手握著另一手的脈搏，數著自己的心跳。潮水的聲音似乎漸漸低落了，好像被蓋住了，一切都退到了遠方，還在靜靜湧動，但沒有聲響。

不，有個聲響：

「許多！許許多多！我愛你！」一字一句說得清楚。

三十年前的那一幕剎時在眼前升起：在清晨到校學生仍然稀少的小學裡，頭上頂著青皮的許多背著書包走過一排女生教室，闖黑的教室中突然傳來小女生細嫩的聲音這樣大聲喊著。教室走廊上，在他腳邊正好有一顆小石頭，訝異、羞怯得不知道該怎

麼回應的許多，想也沒想的揀起石頭，往教室裡丟。其實早已經滿腦子幻想的他，是想讓小女生知道他聽見了、他知道了，但玻璃應聲而破。

許多從來不知道那個女生是誰。也許他一輩子都不會知道了。